

鶴佬話个過去、現在、佻將來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逐家 'tak-ke (大家) 晚安，今日日 (kin'na'zit 今天) 會得通用臺員鶴佬話佻 (kap) 逐家來談「鶴佬話个過去、現在，佻將來」只个 (這個) 問題，我實在感覺眞光榮、眞歡喜，又閣眞有意義。

大概自從日本時代末期實施皇民化運動以來，臺員儂講臺員話，就變成蜀種罪惡、蜀種恥辱。徂駕 (kau'ka) 今日日，會曉使用純臺員話講話个臺員儂眞正是「古董」啦。少年儂甚至完全袂曉聽臺員話个臺員儂。所以會變成只款悲哀个局面，就是咱臺員儂失去了用臺員話教育下蜀代个權利。臺灣神學院是現時臺員唯一公開使用臺灣話教學个所在，長老會會使得講是保存臺員話種子个粟倉，無的確有蜀日 ('tsit'zit 一天) 臺員話絕種个時，臺員儂著愛靠長老會來共咱恢復。

因爲只个原因，所以我挂仔 ('tu'a 剛才) 講，我今日日用臺員話帶 (在) 貴院佻 (kan) 逐

家討論臺員話个問題，是真光榮、真歡喜、又閣真有意義。

講起「臺員話」，大部份个儂，習慣上攏用來指鶴佬話。嚴格講來，這是無啥適當个。「臺員」是蜀个地名，在「臺員」只个所在除了鶴佬儂以外，猶有客儂、山地儂，殷講个話袂使得講毋是「臺員話」。所以普通儂講个「臺員話」，正確個名稱應該是「臺員鶴佬話」。

「鶴佬話」就是「閩南話」，但是「閩南」亦是地名。閩南除了泉州、漳州个鶴佬話以外，猶有平和、詔安个客儂，講詔安腔个客話。尚且「鶴佬話」分佈个地區真濶，除了閩南臺灣以外，潮州儂、海南島儂亦是講鶴佬話，所以「閩南話」只个名稱亦無適當。

「鶴佬」是民族個名稱，不但漳泉儂自稱是「鶴佬儂」，潮州儂亦自稱是「鶴佬儂」。客儂、廣東儂攏叫咱是「鶴佬」。既然是按爾，「鶴佬儂」講个話當然是「鶴佬話」。所以我認爲「鶴佬話」是最正確个名稱。

臺員个鶴佬儂佔臺員人口七八成，「鶴佬話」是非常有代表性个，簡稱「臺員鶴佬話」爲「臺員話」，我想亦無啥麼過份。毋過爲著尊重臺員內部个少數，對客儂、山地儂，上好毋通用「臺員話」只个名稱，猶是叫「鶴佬話」較袂引起誤會。

「鶴佬」个寫法真濟、普通寫作「福佬」，客儂有个寫做「學佬」、廣東儂寫做「鶴佬」。

「鶴佬」个正字是「貉獠」

但是「鶴佬」兩字到底正字是按怎？照連橫個意思，「鶴佬」應該寫作「河洛」，這是無什麼根據個，不但音韻上講袂通，也無歷史文獻個證據。我仔（*仔*在）「臺灣河佬語聲調研究」肝（*hit* 那）本冊是寫作「河佬」，但是我有說明，講是隨使用蜀個同音字代替，並無什麼意思。大概差不多半年前，我有蜀擺忽然間想著客儂叫咱是 *'hok'io*，漢字普通是寫做「福佬」，但是事實上，「福佬」應該讀作 *fuk'io*，是按怎塔讀作 *'hok'io*，明明是字寫毋著去。可比「臺員」兩字，逐家嘛寫做「臺灣」(*'tai-uan*)，但是喙攏講「臺員」(*'tai'uan*)，無儂讀做「臺灣」(*tai-uan*)。因為「臺員」是古早名。由此可見語言個保守性，咱祖先留落來個語言袂使烏白改個原因就是佇遮（在此）。因為圍（由）咱個語言會凍考證出咱個歷史。有蜀個人類學家講，「語言是蜀個民族個族譜」，實在真著。

掀開客話字典，客話讀做 *'hok'io* 鶴佬話讀做 *ho'io³¹* 个字只有可能是「貉獠」、「貉佬」、「貉佬」。「貉」哈「鶴」同音，客話恰鶴佬話個讀音攏是 *'hok*，「鶴」字白話音 *'hoh*。「貉」個白話音當然亦可能是 *'hoh*。「鶴」字是入聲（第八聲），下面個「佬」字是上聲（第二聲）。比較方言可以知影，「河洛」兩字是完全錯誤個。「河佬」「福佬」或是客儂有時寫錯做「學佬」，攏毋著。我寫作「鶴佬」本來是廣東儂慣用個同音借字，可以避免「貉獠」兩字個蠻夷意思。現在咱愛閣去秉文獻，到底寫做「貉獠」兩字有什麼根據，只個問題直接牽連著鶴佬儂個歷史。

福建个歷史

根據歷史个記載，現在浙江、福建、廣東、廣西、海南島、越南个大地區，自古是百越民族所居，殷个風俗「斷髮文身、錯臂左衽」，是蠻夷之邦。春秋時代殷佇浙江北部建立過越國，上有名个國王就是越王勾踐（西元前四六五年），勾踐時代个勢力曾經達徭山東省个南部，但是勾踐死了後，越國个勢力又閣ㄌ（*kiu* 縮）轉去浙江。徭駕西元前三三四年，楚國殺越王，越王个罔孫向南逃走，建立了真濟小國，其中最重要個是搖佇溫州（東甌）建立「東越國」，無諸佇福建建立「閩越國」，另外佇廣西、安南有蜀寡仔小國，總稱西甌駱，就是現時越南儂个祖先。

甌、駱可能是越族个兩個支派，那像閩南分漳、泉共款。甌越佢駱越袂合，那像古早臺員个漳泉拚，甌越帶溫州，駱越帶福建，時常發生冤家。廣西安南是甌駱个混合，所以總稱西甌駱。我認爲「駱」就是「貉」。

現在問題是只个甌越、駱越佢「貉獠」有什麼關係，「貉」讀作 *ʋok*，「貉」讀作 *ʋok*，聲母無啥共。不過兩字攏是從「各」字得聲。h 和 l 本來是會使得互變个。譬論「下雨」就是「落雨」，「彙」讀作 *ʋui*，「珊瑚」讀作 *sianʋoo/suanʋoo*，攏是證據。「甌駱」在大越史記外紀卷一寫作「甌貉」，越語「貉」字正讀作「駱」（*lac*），可見「駱」佢「貉」是共字。

問題是閩越國是毋是「駱越」所建，我猶未得著文獻个證據，不過有兩項記載，真值得注

意：

一、廣西、越南是「西甌駱」、溫州是「東甌」，福建無稱「東駱」這著真奇怪。

二、漢末建安初，「侯官縣」統轄現在個福州、興化、泉州、漳州。徭晉朝個時，將「侯官」改作「晉安郡」，隋朝一度改名「泉州」，唐朝又改爲「福州」。「侯」、「福」、「貉」三字个音事實真接近，可以作爲福建儂是「貉越」後裔个旁證。

又關於「獠」字。福建自古多亂。福建通志卷百二十一「羊侃傳」云：「閩俗好亂，前後太守，莫能止息，侃至，擊斬其渠帥陳稱、吳滿等，於是郡內肅清，莫敢犯者。」（羊侃，梁·晉安太守）以後陳朝有陳寶應之亂，「閩中豪帥往往立誓自保」。隋朝有高智慧之亂，當時泉州刺史（隋代泉州即今福州）。劉宏死守百外日，糧盡，與士卒煮犀甲、腰帶、剝樹皮止飢，最後城破，劉宏被殺。後來高智慧个勢力發展絡浙江，去予楊素、來護剿滅。來護做泉州刺史个時，又閩有盛道延之亂。遮个民亂可比清朝个臺員。

唐高宗總章二年（六六九）「泉潮間蠻獠嘯亂」（漳州府志卷二十四），高宗派陳政做嶺南行軍總管，當時个亂軍勢力一定真大，所以皇帝詔曰：「莫辭病，病則朕醫，莫辭死，死則朕埋。」但陳政終於死佇雲霄鎮（屬今漳州）。陳政死了，伊个囝陳元光代領兵衆，繼續扑「蠻獠」。以後蠻獠之亂平定，垂拱六年（六八五）陳元光上疏建議七閩宜增爲八，就是在泉州佻潮州之間增設蜀个「漳州」。漳州个名亦有來源，就是陳政過雲霄河頭溪个時，有講過蜀句話：「此水

如上黨之清漳」。所以新設个郡，就按爾號做「漳州」。

陳元光後來又閣被蠻民扑死，死後立廟建坊。就是漳州儂所拜个「開漳聖王」。

我認爲所謂「蠻獠」就是「閩獠」，鶴佬話「閩」正讀做「蠻」。周禮夏官職方氏：「七閩九貉」。當時個貉本指朝鮮，後來變成指福建个野蠻儂，所謂「貉獠」就是「蠻獠」個意思，亦就是「番仔」個意思。

由頂面个記載，可見在陳元光入漳以前个閩南，所帶（住）个儂是猶未被漢人所吸收个「蠻獠」「貉獠」。陳政父子入漳以後，閩南始（tsiah）有歷史。漳州府志：

「前志論曰 總章以前，漳地未闢，建堡設屯、實首陳歸德將軍（陳政），遂扼閩粵之吭，開千百世文物，元光繼之……」（卷二十四）

又云：

「漳郡負山濱海，自唐以來樸陋初闢，文教漸興，民風爲之一變。」（卷三十八）

由此可見，陳元光不但是「開漳」而已，伊將中原文化歸套引入閩南。咱會凍按爾大膽假設：

自戰國末年無諸在福建建立「閩越國」至唐朝陳元光開漳是「貉獠儂」漢化个第一期（前三四——六八五）。只个時代，嚴格講起來袂得講是「漢化」，應該講是「越國化」，殷民族上

是越種個「貉越」，但是文化上接受浙江來個越國文化，浙江個越王，根據史記個記載：「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可見越國個百姓是越種，殷個統治者是中國之人。越國真早就接受殷商文化，所以殷個語言事實就是殷商個語言。這不但可以想會貉，而且有文獻可徵，越國個鳥篆，事實是中國篆書個蜀種。那像楚國、中國儂叫殷是「荆蠻」，但是屈原作個「楚辭」明明是用漢語。所以浙江個越國，雖然百姓是越種，語言用漢語是無問題個，只套殷商系統個漢語隨著越王子弟向南發展，傳播徂福建、廣東，著是現時浙江個吳語、福建閩語個白話層。

陳氏父子開漳以後，帶來歸套個唐朝中原音，就是咱個讀冊音。只套中原音是有文字個，哈過去口口相傳個殷商系統越國漢語無共。語言上應該屬北方周方言個系統。

唐朝以前漢人南遷亦缺少，統治者亦攏是中原儂，是按怎無傳來歸套個漢字？

閩南教育史

只個問題牽連著福建個教育史。掀開福建通志宦績志，自來中原派來個太守、刺史，大部份是以平亂為功，唐朝以前，只有宋（南朝）元嘉中（四二四—四五三）江左人阮彌之任昌國太守（昌國即晉安郡）個時有過文化建設。志云：

「昌國初為蠻地，俗不知學，彌之教稼穡，興學校，家有詩書，市無鬪鬪，平洞夷海寇之亂……」

但是阮彌之只是蜀个太守，伊个力量一定十分有限，那像清朝佇福建、廣東、臺員設「正音書院」，卜推行官話，因為缺乏師資，終於失敗。但是唐朝陳政所弄（*China* 帶）來个幹部五十八姓蜀百二十三員，佢其他大隊兵衆毋知外濟（多少），開漳以後就按爾帶漳州生根落葉，殷个力量是非常大个。

當時陳政父子个部將，大部份是出身於河南，博通經史个學者。遮个儂留落來帶閩南，教育閩南个蠻獠，當然成績和阮彌之個人个力量不可同日而語。

陳氏以後，又閣有蜀个大力提倡中原學術个唐朝宗室李椅，福建通志宦績志云：

「李椅，宗室，大歷七年（七六六）都督福、建、泉、汀、漳五州軍事，領觀處置等使，考禮正刑、頒賦定役，削去煩苛之政，作新廟學，每歲二丁，親帥諸生歌詩習禮，第其藝之上下，教之導之，歲終斂其才者進其等，貢之京師，禮以鄉飲酒之禮。由是海濱榮之，以不學爲恥。」

雖然當時福建儂出現了真濟優秀个人才，但是真奇怪个，就是無儂肯出來做官。福建通志宦績志云：

「常袞，京兆人，建中元年（七八〇），以前宰相起爲福建觀察使。初閩人自樂其土，雖有長材秀民通文學、習吏事者，未嘗肯出仕。袞設鄉校，課文章，鄉郡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與之爲賓主之禮，觀遊宴饗必召預之，莫不矜耀勸化，歲貢士與內縣等

。於時閩縣陳通方、莆田林藻，晉江歐陽詹、龍溪周匡業出馬。」（又見韓昌黎集）

福建出身有文名个自只个時代開始。福建貉潦儂个漢化會使得講完成於只个時代。在此以前個文獻猶稱福建儂爲「蠻」爲「獠」，但此後無閣再出現過只類字眼。

不過唐朝陳元光殷遮个中原儂傳來个中原音只流行於讀冊儂讀冊之用，一般儂講話猶是使用殷商系統个越國漢語，就是咱個白話音。

鶴佬个文學史

作文作詩是讀冊儂个特權，一般民衆毋捌（不識）字，事實和中原文學並無發生關係。根據宋朝「陳淳與趙寺丞論淫祀書」，漳州儂自古「好尚淫祀」，「逐廟各有迎神之禮……復爲俳優戲隊相勝以應之……」但毋知影當時做个是啥麼戲。用啥麼劇本，講啥麼話。現時最古个鶴佬語劇本，是描寫陳三五娘故事个「荔枝記」，刊於明朝萬曆辛巳年（明神宗萬曆九年，西元一五八一）。署名「潮州東月李氏編集」，使用个語言是潮州話俗泉州話个白話，會使得講是現存最古个鶴佬語文學作品。以後各種腔口（*khin'khan*）攏有儂用去寫陳三五娘，泉州个南管，因爲有智識份子參與，文學成就相當懸（*'kuan* 高）。

鶴佬儂移民來臺員以後，泉州个南管文學繼續保存落來。但是因爲臺員有蜀半較加個漳州儂，漳泉濫个臺員鶴佬話，漳腔比泉腔个成份較重，純粹个泉州話只流行佇鹿港，所以南管个語言

，一般臺員儂聽袂慣勢。大概七十年前，由宜蘭開始流行蜀種純粹用現代臺員鶴佬話發音个「歌仔戲」。「歌仔戲」會使得講是百分之百个臺員文藝。不論是音樂或是語言攏是土生土長个。

日本時代中期是歌仔戲个全盛時期，歌仔册大量出版，趁（*Yhan* 隨）著唱片个發明，致使歌仔戲流行去徭廈門，閩南。徭中日戰爭開始，日本積極實行臺員儂皇民化運動，臺員話、臺員文化受著全面个摧殘。

佳哉無外久光復，臺員話，臺員文化始閣恢復起來，但是自一九六〇年代以後，國民政府開始佇學校積極推行「國語」，禁止方言，一九七二年電視限制方言時間，臺員个傳統語言文化，就急速沒落落去，除了臺視个「國語化」歌仔戲一支獨秀以外，所有个語言文化，不管是歌仔戲、布袋戲、南管、傀儡戲、九甲戲、北方語系統个北管等等，攏那像著災（*Yioh-tse*）共款，死駕強卜絕種。

我想這毋是好代。臺員儂若卜帶世界上扮演蜀个可愛個角色，一定愛保存咱家自傳統文化个特色。卜保存傳統文化，最重要个著是愛保存咱个父母話。卜保存咱個父母話著一定愛研究咱个母語，將伊學術化、文字化，而且用只套文字來記載咱个文化，創造咱个文學。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三日佇臺灣神學院演講講稿摘要

【註】本書所使用標音方式參見拙著「臺灣禮俗語典」（自立晚報）。

回歸鄉土回歸傳統

作者：洪惟仁

發行人：洪惟仁

總經銷：自立晚報社

臺北市濟南路二段十五號

電話：(02)351-9621轉文化服務組

郵撥：0003180-1號自立晚報社帳戶

排版印刷：松明印刷有限公司

定價：新臺幣 150 元

初版：中華民國75年11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裝訂錯誤或污損負責調換※